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羲畫卦自兩儀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于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于西南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伏羲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游

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
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以時行爲
羲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
斗建之所在也山托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
二山相襲故曰連山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蓋黃
帝之治詳于人作謂歷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
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
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髮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闕
易象曰后以栽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郎
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爲天皇神農爲
地皇黃帝爲人皇此即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
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
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于此于是以
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 猶
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
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
名之也 汝成案雷氏用杜子春之說以歸藏爲黃帝易似矣然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注以爲
殷時陰陽之書即歸藏易而鄭司農贊易亦以爲歸藏殷
易釋其義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中莫曰連山連山

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與杜子春說不同大抵世代荒遠莫可稽考後人從推測得之亦各存其說而已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卽所謂三易之法也〔原注〕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楊氏曰〕其用周易處必出周易之名于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易有之之類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梁氏曰〕周本紀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王弼以爲伏羲以繫辭攷之彌言爲當十二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攷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則可知爲伏羲因重之驗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原注〕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前漢

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爲一自漢以來爲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原注晁氏曰朱子發漢上易傳云王弼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按此則費氏古經自是經傳相別其謂費氏始亂經者妄也合彖象于經者自康成始則加彖曰象曰之文猶以傳附經後若今乾卦者是是爲鄭氏本全以象附爻而以彖象移置爻前自輔嗣始則每爻加象曰之文若今坤卦以下者是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于坤亦加文言曰之文是爲王氏本）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原注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

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原注弘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題陳輔之同考官楊守阯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讀本義易卷踰八百而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大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徽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

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原注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竊刊行易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一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欽成按今御纂周易折中已復朱子之舊矣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

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彖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楊氏曰玩魏主問辭止是康成注連合一處耳非并經連之者古者注亦單行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

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原注〕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爻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繆盭以象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為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原注〕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

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敕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原注當各自爲本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

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原注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汝成案說卦別象漢時尤多今約其數乾八十二坤一百十三震五十八巽四十五坎七十五離三十艮五十三兌十八雖皆穿鑿滋生然易理闊深曲包道藝觀象玩占義或有取爾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

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原注蘇軾王炎皆同此說江氏曰彖傳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讀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今考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卽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于泰否二卦彖辭否反爲泰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陽氏曰王雙溪之經說今皆不可得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原注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

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全氏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採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互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坤乾合而爲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于十辟卦雖不須而以旣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

（也蓋伯厚入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于說經者有自來矣）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原注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發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竝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原注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例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

上曰不當位原注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楊氏曰朱子以爲未詳似不取伊川之說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楊氏曰湯武行軍應亦有法度非僅以其仁義也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

既雨既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楊氏曰猶當作唐〕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原注戰國策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原注武王之妃謂之邑姜白虎通曰夏曰

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原注）周官始以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夬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原注）比之九五邑人不誡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祇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覩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汝成案訟三心險渝即就平豫上心昏渝即頓清平則遠於巖牆清則生於憂患）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

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愼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

辯於物

不耕穫不菑畬

楊氏曰（原注）誠齋易傳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旣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刱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

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汝成案變則違之故豫二不終日貞吉樂則行之故晉初罔孚裕无咎豫溺晏安晉麗乎明也）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憸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

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汲成案盱豫則悔遲有悔損疾則使遄有喜荀子曰其爲人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孟子曰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錢氏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

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原注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汝成案姤遇也不期而會曰遇初陽曰復意中之望也初陰曰姤意外之變也陽四始曰大壯陰一已曰女壯其詞危矣）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汝成案瓜者外延云云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文今曰劉昭皆是續漢二字之誤）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原注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嚬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姚刑部曰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率民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爲之備是爲含章又曰古苞苴用諸魚肉釋傳以釋包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爲苞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衛田里是爲包焉耳沈開經曰惠氏以包有魚爲庖此爲匏陳義雖古遜是閎深）

已日

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

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原注述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弼謂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爲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楊氏曰按白虎通云已者起也汝成案已日革之程傳義極正大納甲之說先生所斥乃欲以此破皆說徒好異耳漢人亦無以此訓革彖者革是改命與幹蠱異非過中之謂也〕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

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陸學博曰革而信之信不待革也若既革而信是未信而動矣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

其弊必將如曠趣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震（原注）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錢氏曰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求學問而求放心此釋氏之學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

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原注省齋記）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氷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原注山陰縣主簿廳記）此皆足以

發明厲熏心之義（原注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爲逵（原注鼂氏曰其說出於毗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墜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原注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莪斯干賓之初筵旣醉各一見抑二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爲叶（元氏曰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

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説並得之也姚刑部曰漸以進爲德者無應與則困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變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爲鴻漸于陸失其所而無所往之象也然九三凶上九吉者三居臣子之位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肸子臧子家駒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岡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鴻居于水澤飲食游浮者吉之常也若以其羽爲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爲吉而巳矣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讙而下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姻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烏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猶必逃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

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原注吳幼清曰此爻變爲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愼而無禮則葸也汝成案二之所處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史以通人于神巫以通神于人紛若朗重巽中命也盤庚遷殷反覆三誥始揚以天之斷命繼以乃祖乃父乃斷棄汝浮言胥動而不怒敢上從康而不誅所以吉无咎也故曰得中上九之巽在牀下則失其齊斧矣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騁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元元者有以致

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汝成豚魚之孚可以及雞翰音之登雖達于天飛鳥道音不宜上宜下也溝澮皆盈涸可立待矣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閉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

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原注儀禮士昏禮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解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原注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原注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爲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馭失其道則彊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班固通幽賦云東从虛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从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道佚耳

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原注朱子曰昭明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朗然昭明

之氣或爲溫然君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所謂游魂爲變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

陳無已〔原注〕師道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原注〕理究〔惠氏曰〕京房乾傳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注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游魂先撲菴易說曰碩果不食故有游魂呂仲木〔原注〕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

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原注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於散者（楊氏曰昧疑作昧）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儒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楊氏曰此慎獨之義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

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

言也觀其辟于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錢氏曰先生不信康節先天之學其識高於元明諸儒遠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

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俊成案〕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故言卦而餘皆稱物故言卦何今云故舍象而言卦義雖無異文則未賅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㮚臣也（楊氏曰㮚當作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

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原注晝古晉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虞仲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閒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

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歐陽氏曰此論與朱子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偶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原注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

皆九六也得之矣錢氏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加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又曰惠氏棟嘗言之蓍圖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

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原注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原注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楊氏曰漢以前注此據文生義王叔師序巡爻便謂實有其人此不足怪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日知錄集釋卷一終

金陵劉漢洲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爲其失事正也陳澔注曰不因避諱而改文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亦未之免也當用詩書不諱耳楊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注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

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禮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汝成案非今本作并）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姓取其子夫既

以爲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爲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

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原注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沈氏曰左傳所言蓋氏族之族也不謂顧氏乃有此外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中睿二宗同爲一世沈氏曰六典所言乃同宗之族也以此證九族恐未精細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

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原注]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原注]桓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沈]氏曰高祖之兄弟亦親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如後魏國子博士李[劉]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嘛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弟而上距[宏]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陽氏曰世叔宜云世父叔父下同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加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功再從世叔又疏矣二句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族祖緦麻一句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

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弟之曾孫緦麻一句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緦麻發祖而旁殺者也因宜增入曾祖兄弟緦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緦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爲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句直宜去之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即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即緦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術又舛出云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眞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為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

曰家語貨作化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原注左傳文八年郤缺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原注東匯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原注本郭

錄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
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
彭蠡分為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漢之
水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
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合彭蠡非三為一未嘗分一
為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脩煬帝鑿江南河
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
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
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為南江永陽江荊豁諸
水為中江大江為北江司馬彪稱閩志因之此與書傳所
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
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燕湖縣西南至會
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
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
海而無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兩廣德宜歙諸水北向以
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
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
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
江既來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為二其
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
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鬬焉不知桐水今之

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州陽之與陽
渼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
則松江出焉上五字乃注之說混于縣者蓋地志以松江
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
故曲傳之稱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
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
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與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
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
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玄之荊
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
東會于彭澤經燕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
江一原而三日今藏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支宗之但此
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
之委一以爲原不甚遂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貫公彥
周禮疏韙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至
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豫見江漢之分至
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則禮疏之說亦
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
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
出此在山經原未以言禹貢之三江而揚用修因謂諸家
求三江于下流尚不向上流尋討盡三江發原于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
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荊而紀之揚況
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泛山
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岡不足
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之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
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
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上江亦
日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廣
仲初揚都賦注而貞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綴所云奇分者也陸聽明已引
之守節始主共說面薛季龍朱樂圖棨九峰皆以為然但
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為二江況東婁催為吳松支
港故孔仲逵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攷揚都賦注則東
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傑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
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
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
而言則更訛繆之甚彭蠡為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
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
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東張而又疑之謂
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自蜆江
笠澤江意者即是耶不知自蜆即東江笠澤即松江東發
失記張氏原注而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

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
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東
江婁江之來足以當三江而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
欲爲之辭而不得也若岸曜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
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浙
江又甬則浦江然浦江導源鳥傷東運諸皆如寧曹江然
後返永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吳
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肅
而剡江并不能與浦並大江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皆之
可乎惟水經河水中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揚州東南揚子江
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雄一方爲
揚州三大望南距荊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
上下者怡合職方大川之旨卽與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
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于背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
吳越之境爲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
傳旁過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支而此求其利病之
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予江松江浙江蠡文記彭蠡之
下何合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
不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江南江者已該之松江入則其與諸水從矣取張諸
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從

矣章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判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發也嘗考宋淳熙間加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宋陳沙謂之揚于江川出徐彌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由浮于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述無攷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邪江漢朝宗之文江尚兼漢言之至揚始有專尊況自南康至海于五百里不得專屬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備謂者之一方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預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盡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野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際先儒固城等湖是圖廣伐楚閉以運權者說繹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唐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峨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閘禹貢而亦屬不攷分江水發安慶至實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

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說黃文
叔顧不謂然其後季氏兩始引之東匯澤陳氏錫之歸熙
甬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媄荆鄱曰漢地
理志日燕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義入海吳縣南江在
南東入海畎陵北江在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
貢之後周職方以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
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
爲北江者圖非必漢者爲中江者圖非必江水也然而導
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水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
地勢南北而模分之漾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
地志以注禹貢英疏以其說日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
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引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迪爲南江
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始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
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城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
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南江至於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迪邇
入海是南江也其北導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
說會於匯爲彭蠡而流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
流是會匯而後北非貫會于滙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辭
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北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
則是匯在石城分南匯之後燕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
繁大說禹三江者莫江於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注書
而惜乎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涇失人疑所

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地江委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即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廣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原流服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加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齊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茂近世胡腊明著禹貢雖指知誼廣仲初之徒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班謂蕪湖石城之水繫於闔廬非禹跡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荊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木貢禹所爲非闔廬繫也荀子日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木遠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繫耶其知之必先於胡氏矣錢學傳日禹貢之三江雖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嘅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

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之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推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于江曰東逝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於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為三江始不如康成之說矣捋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為三而以行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為北江行中道者為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河水自沙淡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誠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滄毗陵以入海者為北江自石城東人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為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蕪入海者為中江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異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鄞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工水自石城東出運吳國南為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為由卷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為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縣而今尚有其逝自揚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與則陸行者十八至矣然自銀林以西鄒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曾具區故鄙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溪為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為

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慹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徙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此似東壩剏自臺濛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為皆入震澤殊為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為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干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為三共入雲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江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司馬貞史記索隱誤同再致江湖之通起于局未並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荊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荊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

春秋時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用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即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即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為禹迹即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黝縣南蠻夷中入海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鄞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谿疊障斷無相通之事說文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為大江支流可合浙江萬無此理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巖窒蔽虧此水安尋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

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自日南江而鄭注則逕目爲南江并援郭璞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之說以北水與松江浙江强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且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攷石城分江水今湮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逕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郎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其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鄭氏解爲南江自五湖口東歷今烏程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南餘姚西北浙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浙江一派乃黟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何涉乎

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必謂既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弱水未

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豫上文也必執一而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國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註）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汝成案）國語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此書確詁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為十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可錫數姓以堯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為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姓則漢劉唐李顧足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于諸夏則又似以元魏之改姓為非爾無慮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儕

子庶人遂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屏翰羿何至簒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爲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元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于儀同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爲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爲興復之計者其念之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原注在今濰縣）而相遂滅（原注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原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原注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

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卽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由南望北明其高遠耳）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

曰[原注]桓五年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

[允]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原注]非朔者祔廟無定日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錫氏曰十二月商正月也）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即位）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周本紀誤書古今人表亦有大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皆作紂之樂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舜之極正沈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盖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

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汝成案亭林痛明季之典章廢墮故發憤言之其實湎酒逞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讀爲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雒邑朝歌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爲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

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原注左氏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原注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原注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差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 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閻氏曰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此宗人釁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注曰稱商不稱宋者雖定公辭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為商竊恐顧氏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周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

敵宋不吉不用協韻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爲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求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因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閻氏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為殷之庶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為民乎此不可解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譔者邪原注蔡氏因泰誓武成一篇之中側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楊氏曰世讎言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衞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後儒

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几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紂曲（楊氏曰蔡傳因下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羅鄴以爲步行二十五里則文太遠）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秦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

毛氏經問云字書兼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爲形而義卽因之考雜記有士輿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文周禮巾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原注校案七發本此作蹷痿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周輝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注侍

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為大祖則不以干商先王之統明矣楊氏曰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沈氏曰陳諒直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為相一代制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踐阼以後後人自誤會其指耳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孔穎達詩疏云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從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在追王前也又攷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而

沖遂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芮質成文尚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為失也蓋追王之禮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説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

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楊氏曰以五行五事八政之屬該以人倫將無遺漏故曰達道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簭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

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據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十三年逐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讒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毫無辟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以聽除喪後周公卽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成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小毖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卽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佼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稱口漢儒襲誤承譌遺新莽之篡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毛西河經問云微子仍封微爲子又改封宋爲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

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衍未嘗封微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號以為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序祭仲是也皆史例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援迹於天下矣孜成案述先生之義甚正大矣核之命篇之義似不必然康誥不曰衛誥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生而稱謚且篇中明言建爾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書吳季是也孜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

湎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旣祗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亭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俟服之宜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亭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蔿之歌亦能以辭諷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彩錦繡牙檣彌亘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為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叓遷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原注至于再至于三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絶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内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愼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弘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流澆漓賣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為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旣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原注〕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卽今人所謂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

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原注 記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

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原注蘇氏亦知其不通而以爲問疾之諸侯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楊氏曰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楊氏曰堯老舜攝義自明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

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群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設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卽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尙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

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鳳氏曰天子諸侯在喪即位有定所有定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即路門外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惟治朝日視爲正朝即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嵗志札斯萌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中諸侯避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聘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即位之所之一定者也康王之誥本與顧命爲一篇天子七日而殯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王崩乙丑已九日大夫以上斂殯諸死事不數死日故七日壬申殯癸酉爲殯明日也而受顧命于是日即位亦于是日則嗣王殯明日即位周公之制也諸侯亦然春秋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至于癸亥則以爲薨于壬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即位于戊辰亦殯明日故杜注曰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君即位夫即位即所云視朝後世謂之臨朝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即此而諸侯亦可推此即位之期之一定者也自僞伊訓暗襲舜格文祖之文又襲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曰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似即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已終喪終喪親政閔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又僞伊訓與見祖聯文似即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祭九峰書傳本之不知即位所以示臣民有君正當在治朝經傳亦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謂諸侯踰年即位知天子亦踰年即位不知春秋七書元年正月公即位者皆識也始于桓而成于文後遂習以爲常耳蓋桓公因弒生疑遲回以探禄志至踰年而始敢行即位之禮經書之志變古也文之正月即位者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已春秋長歷十二月無乙已大抵迫哉春故綴至正月耳且嗣君即位非踰年左氏亦有明文莊公八月薨傳即曰子般即位而十月傳曰賊子般文七年四月未成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昭即位殯明日可推也隱元年經前傳曰隱公立而奉之莊三十三年傳日立閔公閔公二年傳日故立僖公莊公亦必即位于桓公十八年四月喪至後六日故隱閔莊僖元年正月經皆不書即位而傳又各釋其故曰攝曰夫人出曰亂日公出者左氏似亦據元年正月七書公即位者爲典從而爲之辭而不知適與子般未昭未踰年明言即位者自柏矛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即位之期之所昧雜如是惟顧命康王之誥可以正之後人轉據伊訓公羊疑駁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闕君受顧命之

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讀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也以喪服臨寶位理所必無麻冕黼裳天子祭服與衮冕不同麻冕黼裳亦非純用祭服故注云無事於奠祝故不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此非倉猝所定或古來相承如此耳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即位之禮嗣王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為君天子無荅諸侯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御王冊命則荅拜覲見諸侯不在喪次而亦荅拜且對其臣稱名皆非常朝北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喪而國見新君則去既殯即位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距之與此不同也汝成案公羊傳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語必有所本天子七日而殯此書云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供攢塗也所以殯也自此以下受斝命于大行柩前即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成服皆癸酉日事于事于情于禮意無不協者既殯而後衰麻殯時尚服冠端但髺髮腰經耳無服衰襲吉之嫌也

矯虔

說文矯從矢撟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昭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徧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戮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爲伯服蓋失之不攷錫氏曰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爲能得當

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　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擕王與之頡頏並爲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迹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讖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汲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誤文）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原注）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原注）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為偽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

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原注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原注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僞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鄭馬諸儒所傳古文創安國眞古文但非梅賾所獻之古文爾劉昫傳曰昫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原注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成注古文尚書　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愼徽以下爲一篇二皐陶謨并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

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

而泰誓別得之民閒合之爲二十九

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且非今之泰誓

原注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蓋仲舒對策引之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閒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

原注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爲一卷九共九篇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龔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作者孔穎達之臆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康成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

典亡闕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兵備曰書有四而僞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帝使鼂錯所受伏生尚書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爲二十九歐陽三分盤庚爲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爲之注即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玄注尚書九卷也此二十八篇經文爲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据王充論

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而僞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衛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卽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爲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别於古且泰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以使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譔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一曰漢武帝末孔氏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卽其本較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書二十九篇并序爲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丙分盤庚泰誓各爲三顧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成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或矣孔穎達
引束晳稱孔于璧中書將始宅殷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
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又載有徐逖謨古文尙書音一卷
梁五經博七劉叔嗣注尙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逖注三
卷陛德明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於此時
也曰漢成術時張霸所作百兩篇書既以中書校之非
是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務三
日孔穎逵謨以古文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又以鄭氏所
引流征厥篚囮黃爲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爲狂霸書
自魏晉以來未見稱逝誥亡於漢也一曰晉元術時梅賾
所上尙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
沖所傳古文齊姚方典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巳上二十
八宇隋劉炫取而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行於河
洛至孔穎逵爲僞傳謨正義而鄭注漸徵其時孔發古文
久亡遂無能羿其眞僞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與采馬王
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北史儒林傳稱
南北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尙書則孔安國河洛尙書
則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徵也
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曾書傳又多外錯大異
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難更僕若囮
征之以人名爲國旅獒之以晉豪爲犬尤可怪也伐生二
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删改加二十有八截下改故動

爲帝字說文引周書遷以記之今爲虞書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顯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證耳僞孔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證其僞外近世閻若璩惠棟互加考證一別黑白而箴膏肓學者始知僞孔傳之非眞古文矣尚書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爲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衆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於梅賾則以僞亂眞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爲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僞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眞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則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蘧氏曰案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眞本而引之爲堯典則此明是

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據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晝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

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蘇氏曰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皐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亭林不信書序然書序不可廢]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鄞人言出其子坊僞譔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

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爲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孔安國傳道岍及岐節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 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爲逸書 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

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閒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譔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

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否曰與中國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撰也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臧

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

之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

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　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
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以觀民風是亦樂
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
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
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
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沫嘗無正聲是又
不可不知也　孜成案釋文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
毛公十月章箋云剌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
則申毛云者當是仲毛
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
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
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
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
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

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嘗曰或未見楊氏曰泰之詩論直云詩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篇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之周樂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籥豳詩祈年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誤以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鍾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鹿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二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概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著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侯女作歌曰侯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
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敎經解云
詩之敎溫柔敦厚樂之敎廣博易良是敎詩敎樂其旨不
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敎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
以詩書是敎詩敎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
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鄉鹿鳴燕羣臣清廟亂文王之
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
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蔽於樂經元無頌敘
詩者之賛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
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享通用或以爲祭畢而
燕或以爲受薦陳戒俱以詩之相似饋度而爲之說殊不
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
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
廟何嘗以其詞哉況合詩而徹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敎矣
朱子嘗畣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
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己說相進不可解
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得鼓南鄭氏釋爲南
夷樂左傳南篇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
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
日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又言毛詩無韎任朱離
蓋見齊魯詩郎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旣同面齊魯詩復列
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禮篇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楊氏曰黍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　黃氏日抄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辭而指爲

雅音失之矣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

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襛矣錢徵士曰傳襛猶戎戎也按說文襛衣厚皃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茙按說文無茙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

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析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

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介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麕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孋漢魏閒人作已如此 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閒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鄶者之說也

何彼襛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名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江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于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召南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畱氏曰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民孔晁注云封以鄘祭成湯又云東謂衛殷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詩譜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並

云鄘在紂都之西鄭夾漈則中衛南鄘東邶伯恭則南邶
東鄘北衛九域志謂武王方祿父在觀扈地路史亦謂武
庚封邶即譜邑今滑之白馬此木以前諸說之不同也案
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賓封於鄘南之殷
可知此時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
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逆書曰侮滅神
祇不祀孔注鄭字乃鄘字之譌即謂殷也詩譜之紂城以
朝歌言北謂之邶東謂之衛自是定解惟南謂之鄘不加
服王皇甫之說為確朝歌之南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
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即懷之殷城書曰建管叔于東建
蔡叔霍叔于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蓋一監處東一監
處西邶近殷都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其地而理殷都在紂
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霍
叔相祿父也惟其共地而理之叔受其制故叛周降俾霍從
末滅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鄭在下車之始注云叔
叔相各乃方伯之三監作既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
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又曰
二監之中有霍叔此稱之明文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書僞
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即邶鄘衛是
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鄘衛皆武庚之封上其
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蔡文為上公上公
九命作伯古御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蓋待以客禮使爲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爲之監非日勝國以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吏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鄁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鄁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鄁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論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即以風示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封國姬姓故字其地在斟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弇以虎賁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殷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字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

鄁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鄁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頌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齊詩以

爲衞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衞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衞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衞專言之則曰衞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覩爲之歌唐爲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衞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荊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爲衞詩毛公分一國爲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

賓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爲衛壽閔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箴膏肓述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之詩而不當夾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猗嗟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緇衣爲周人美鄭武公爲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留云此鄶鄭桓公寄孥與賄于鄶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而王風邱中有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爲作也邱中與緇衣之詩皆鄭桓公爲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民說而歌之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別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爲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爲畿內之國故與其爲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緇衣二詩一繫之王一繫之鄭既乖民風各繫本國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爲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

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邶鄘衞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爲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非武庚而爲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止齋集荅黃文叔書）以爲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爲邶鄘衞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衞事故班氏謂之同風其不當分爲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衞在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爲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郯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哀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隮于西（錢徵士曰傳隮升也案許非重不收隮字隮當爲躋躋升釋詁文彼作陞俗字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　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故都故序于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

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內達於侯國以爲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肅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郊鄺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謠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爲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或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註則降之魯猶肯頌夫子弗東也肯降周雅爲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釋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義亦甚正惟譜文幽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淆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襛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傳 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原注〕檀弓 於文日夕爲退〔原注〕說文繫傳 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日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原注〕曾子問 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宦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删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國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

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眂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

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饎是

用孝享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
不相安神祇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
弗祥有禱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
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
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
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
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胼

小人所胼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胼也(原注傳曰胼辟也箋曰胼當作茈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衞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原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

可用也步不嘗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閒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之篇尤侈）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

下濆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此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曰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七年）以黷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尤以爲周得中策蓋不攻之言）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雜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中紀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詩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竹書）

紀年自其稱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原裴翻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原注祝欽明連臂而歌萬歲原注閻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錢徵士曰作都於向事在幽王六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原注左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

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孜成案日者傳云以義置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糈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

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婣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愼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

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錢徵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栽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縡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乎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閻氏曰据水經注則周有兩韓國不可不辨）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

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郎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

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歟潛氏曰路史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原注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

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原注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貊朝鮮眞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陳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不安時衆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晝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爲允當且非追此也周

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近山南城齊自
籍而往與燕之去與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
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
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會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
生此北方氣寒之遠說文亦以貉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
其貊又與奄受北閩迪文其爲北亟荒齊無娃矣貊俗字
也本作貉此詩追貊青華夏發貊不絕皆作貊注疏作貊
諸本因之又曰召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皆矣然所謂
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于燕者率之以
城韓自未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
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因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
食采于讒內若召公宰之則所用之眾乃工師也王師而
謂之燕師天于而蒙伐內之號司乎兆召公爲司空不見
經典朱于爲此說者特因於高待載王肅語謂召公爲司
空士緒治遂意召氏富申於此職耳不知宣王時敗謝則
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肅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
空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案召東公歷事文武成康四下封
韓大約在成主時也周書穎命列諸臣位次召公肯爲家
宰而司空則爲毛公詳見孔氏書錄在傳又云酬季爲司
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昭著于經
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聯耶又周宋六糾
茲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

牙爲司徒而宣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屬世爲孔氏嘗其然乎後成案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毓之說以燕爲燕國役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頸傳濉夷貉貊謂濊夷行如貉貊以訓此貊字義圖當矣然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公作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衆者以遠於役事而恒閔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發護非率鎬衆往也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外髮其矣放韓之先祖是武王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曰燕北追蠻貊山海經曰貊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識康成誤以遷國爲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徐位山因曰後燕追遠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則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司空營度土功是以介役二地而指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 書載箕子之言亦日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耆德也

馴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坰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廄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璈曰習馨商曰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棣曰爾雅翦勸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璈按習氏之義詁以雅訓及惠氏之解則如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當太王之訓案依殷宗之釋帆雖大佑岐周亦不得遽云翦斷箋後成湯翦有數訓爾雅釋詁勸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注者則削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閟宮訓齊鄭訓斷惟勤義小異而郭氏無注本朔邢氏正義以爲踐之通引踐修舊好不足以踐禮爲訓亦牽強其餘諸訓雖小有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毋有溢辭此亦靡有孑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爲太王因

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寖衰周日強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紜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鳦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源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

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絶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爲殷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記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記王者于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迹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黜神怪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曰王如求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卽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

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惇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爲有見三百篇中前後世次錯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釆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壓而存之未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終